练习告别

The Iceberg: A Memoir

[英] 玛丽安·库茨/著
刘屈艳扬/译

此生未完成，但爱永不凋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练习告别

此生未完成，但爱永不凋零

The Iceberg: A Memoir

[英] 玛丽安·库茨/著
刘屈艳扬/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练习告别：此生未完成，但爱永不凋零 /（英）玛丽安·库茨著；刘屈艳扬译.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3

ISBN 978-7-201-11192-6

Ⅰ.①练… Ⅱ.①玛… ②刘… Ⅲ.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Ⅳ.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179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16—255号

THE ICEBERG: A Memoir
Copyright © 2014 by Marion Coutt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练习告别：此生未完成，但爱永不凋零

LIANXI GAOBIE：CISHENG WEI WANCHENG，
DAN AI YONGBU DIAOLI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陈　烨
策划编辑　皇甫木强
装帧设计　平　平

制版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任它去

这深深的空虚才是真正的陌生
越多事情为你而起，你却越发不能
讲述或者想起它们竟是何物
为何世间如此矛盾
这个讨论将一直进行下去
你绝不想乱糟糟，掺和其中那摊事儿

——威廉·燕卜荪

Section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一本为将来所写的书需要提前开始动笔。再过些时间，我可能没有力气去讲述了，所以，我必须现在就着手行动。

我的丈夫汤姆和我们的孩子艾弗，此刻都在我身边，触手可及。汤姆是我丈夫的真名，艾弗并不是我儿子的真名。他现在才18个月大，懵懂童稚，何必在意名字呢。很快我们的生活将被永久改变，尤其是艾弗的人生。

家，是我们这出三人剧目上演的主场景。有时候，我们也会出门，事实上我们经常不在家。不过，待在家里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只有在家里，我们才能表露出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家发生了点事儿，出了点新闻。医院下达了一张病情诊断书，这对于我们家而言是一件大事，使原本简洁、完整以及可以称为节俭的生活戛然而止。这次事件之后，我们仍决定维持原来的生活样貌。这并不能拯救什么，但至少看起来还像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决定继续齐心协力，对此事避而不谈，让我都有点奇怪。不过汤姆和我还是会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一直如此——但我们还没有正面谈过那件事。所以当时这不算一个决定，更像是我们达成的默契。

我是被口头告知这件事情的。我明白了：我们也是会生老病死的凡人。你可能会说你懂，可事实上你不懂。这个消息灵巧地落入两个刹那之间，而你根本没想到刹那还能分割。这件事的威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是朦胧的结局——即真相的呈现。前一个是关于当下的状态，后一个谈论的则是持续性。这个事实有一种凝

聚的力量，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思绪可以逃脱它的影响。它就像为我们家庭命运所定制的全新的物理定律，存在绝对适用性，又发之偶然。这条定律说：**所有心爱之物都慢慢从眼前消逝**。在这条定律下，你不敢休息，不敢错开视线。在整个过程中，你不敢让目光有片刻闲置。目及之处皆受影响，就像被瞄准或是被击中了一样。

然而，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尽可能保持像从前那样行事、说话、相处，但是，现实像被反转了，失去黑夜只有白昼，可是，那光线却很不自然。强烈的光线似乎要把眼睛亮瞎。四周的一切发出等量的光，全无一丝遮蔽。

现在还是前期，但我们家已经千疮百孔。我仿佛喝醉了、虚脱了、雪盲了。四面墙壁和我自己都变成了空气。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的本能是立刻告诉其他人。有些事情，一旦知道就再也不能佯装不知，再也没有选择撤消的余地。于是，我们开始到处说，而我们一家三口常常被溶化在杯盏交错之间。人们出现在我们家，来来往往，都想伸出援手。艾弗有他的小世界，我和汤姆则在另一个世界中。就像我说的，时间还早。或许未来会一直像现在一样。

2

今天是带艾弗去托儿所的第一天。这是我和艾弗第一次正式的分别，一早九点我就带着他到了托儿所，极力想掩盖自己的紧张和难受。作为一位母亲，我还是个新手，但同时，我脑子里存储了许多翔实的育儿细节。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育儿狂魔。比如说，我记录了关于

艾弗的各种生活数据：喝水的量杯，睡觉、大便、玩耍的时间，兴趣爱好，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零食。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对儿子的关注。

艾弗的幼托阿姨就住在这个街角。她还非常年轻，比我小很多。第一次接触时，她也比较谨慎。我带着艾弗到她家之前，她就已经听说了我们家的情况。所以，对于我的这番举动，她表现得很有耐性，也不多言，直到我自己也累了，停下手，她才接过孩子。我扫视着整个房间，试图找出任何一点瑕疵，一边跟她念叨起来。**这个边缘这么锐利，会不会容易伤到孩子？楼梯口的那扇门怎么看起来不太稳固？厨房是不是可以搞得再干净一点？对了，她还养了狗，狗在哪儿呢？我怎么把艾弗送到有狗的房子里来了？**我俩心照不宣，我并非是在这儿就事论事，更像是我在自言自语，我想发泄，因为这一刻，我把艾弗从我身边推开，送到另一个女人的身边，我把他从安全舒适的家里带到了这个不安全的外部世界。

就在我细数房间里的各种问题时，汤姆的到来打断了我。看到他出现在这里，我有点吃惊，也有点惊喜。最近，我俩精神上都太紧张了。上个礼拜，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时，汤姆突然出现了痉挛。在场的所有人都蒙了，他从来没出现过这类情况。我当晚直接送汤姆去了医院。在这期间，所有人都非常担心，加上还要操心艾弗，之后汤姆慢慢好转起来，大家悬着的心才慢慢平复下来。医院的体检结果应该快出来了，我心里猜想应该是高血压或者饮食引起的问题，或者其他的普通毛病，总之不会超出中年常见病。如果你要问我汤姆的病情，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说真的，我可真没其他想法，我还在操心艾弗呢。

汤姆径直过来跟我打招呼，拉住我的衣袖，把艾弗和我从一堆玩具面前拉到大街上。汤姆能过来真好。他深知我第一次带艾弗来托儿

所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支持我。我就像一艘储满母亲肾上腺素的飞船，准备第一次试飞。这时，乐队的声音响起。起飞是最紧张危险的时刻，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慢慢离开地面，我的皮肤被孩子现实的和想象的需求拉扯。艾弗的托儿所是一所被一溜淡紫色矮墙围起来的白房子，我们一家人就在大门口依偎在一起。这里是阿尔皮纳36号。沿着紫色的砖墙和地面相接的地方，长着一丛丛茂密湿润矮小的灌木。我依旧不停地在说话，艾弗在我怀里咯咯直乐。**艾弗在那儿非常放松，他很喜欢那个幼托阿姨。他肯定会喜欢这个地方。**汤姆没让我继续说下去。他说他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他被诊断出有脑瘤，并且，恶化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我听到他说这话之前，我是否已经理解了这话的含义，又或者在我明白之前汤姆就已经说完？瞬间，我的飞船分崩离析，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球。眼泪就像滚烫的焦油重重地落下来。这变化来得如此突然，任何抢救都是徒劳。那些字眼被吐出来的瞬间，整个世界已轰然崩溃，完全没有给人留下一丁点儿消化接受的机会，简直就像是毒性最快的毒药。

我紧紧抱住艾弗，眼泪早已决堤。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哭的？在汤姆话音落下之前还是之后？我不知道。但似乎我在听到之前就已经开始哭。怀里的艾弗开始哭喊，声音把房间里的幼托阿姨吸引出来，房间里准备迎接艾弗的其他孩子也害怕起来。艾弗挣脱我的怀抱，跑到托儿所门口，茫然地瞪着我和汤姆。**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呢？**欢迎仪式搞不成了，迎接艾弗的仪式只能放弃了。汤姆把艾弗交给面前的这个陌生人，我俩就这样逃离了现场。

那天下午四点我有没有去托儿所把艾弗接回家呢？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只知道最后艾弗回家了。从艾弗的脸上，我看得出来他对今天

发现的新世界感到非常满意：小狗、同龄的玩伴、可以玩游戏的院子、沾着雨水的玩具。真奇怪，为什么艾弗一点儿受挫的样子都没有？他看起来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兴过。早上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愉悦，完全没有意识到死亡这回事。我们知道死亡的存在，但是从未想到它和我们家能沾上边。

那天过了许久之后，我第一次对汤姆说了一句连贯的话：**我不能让死神夺走你，我不允许。**

从现在起，我必须让自己振作起来，等着瞧，事情会如何发展吧。

3

接到确诊电话的那天，我们把艾弗留在家里，然后就出门散步去了。确诊结果就像无形无色的溶剂，慢慢渗入我和汤姆的体内，慢慢将我们融为更密不可分的一体，就像一只用四肢行走的生物。我们直觉地认为不应停下来，便一直朝南走去。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话，完全无心注意沿途的景色。郊外非常适合这种漫不经心的散步，这大概是郊外存在的意义吧。

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地竟然走到了杜威奇画廊。既然已经走到门口，汤姆便打算去瞧瞧里面的一幅画。确诊电话打来的时候，汤姆正在处理工作，需要查阅一幅绘画作品。但现在，我俩无论如何都想不起要找的是哪幅画了。对汤姆来说，看画完全是一种本能，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太熟悉、太普通，以至于过

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得吃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还没停止工作，他心里还在想着看作品的事情。但这种感觉和之前有所不同，我可以感受到，并非看画的速度不同，而是含意不同，主观感觉不同。

汤姆的头脑里每天都装满了事情，虽然现在有了脑瘤，但这并不影响他思考。他的头脑在哪里？和早上的时候没有不同。脑瘤也在那里，但是脑瘤并没有占据一切。昨天、前天、大前天，甚至很久很久之前，脑瘤就已经在那儿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个曾经潜伏在意识控制区里的东西终于显露真面目了。

关于脑瘤，我们知之甚少，是十足的小白。我们只能不停地重复诊断书中的话：**肿瘤位于控制语言能力的脑区，肿瘤位于控制语言能力的脑区**。其中有个**肿瘤**，还有个**脑区**。听起来这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其中一个黏到了另一个的上面。我不认为有一天肿瘤会完全占领头脑，之后，我甚至觉得思维可以战胜肿瘤，艺术可以战胜一切。

汤姆走进了画廊。我没有跟汤姆一起进画廊，脑袋里还是一片空白。花园里有一棵光秃秃的杉树，这棵杉树外表灰白，看起来像被闪电劈过，站在原地默默忍受死亡气息的折磨。我坐在杉树下的草地上，舒展开四肢，目光顺着树干延伸到树尖，直视所指的那片天空。它像在显示某种神谕。我就这么发着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直到汤姆从画廊里出来，我还一动未动。

四天之后，艾弗开始说话了。之前的数周里，艾弗已经能够发出一些模糊的音节。现在，他知道如何精巧有序地把这些音节拼起来。艾弗的语言能力发展这么快着实让我始料未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特别不真实：准备饭菜的保姆、窗外的景色、早晨醒来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艾弗的脸蛋。我必须开始习惯周围的种种改变，包括以后艾弗会说话这个事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

孩子天生就具备出色的语言学习能力。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就能分辨语气里的细微差别。还在襁褓里的时候，艾弗就被迫听他父母每天没完没了地聊天，听我们读故事书，听歌曲和音乐，还会听到家里的笑声。艾弗能够辨别出我们的声音，并且，随着语调节奏的变化，他能察觉出有事情发生。我的表情透露了秘密，并且，当谈话到紧急时刻，我的音调会突然提高，紧接着是一段停顿。尽管现在的艾弗还是一张白纸，没有关于脑瘤的知识，但是，其余的一切，他都在与他父母一起经历，一起承受。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起把事情说清楚的。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自从艾弗会开口说话之后，家里的气氛都有点儿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就像是重新摆放了家具的位置，又像是把整个房子朝太阳的方向轻轻挪动了一下，好让光线晒进来。尽管我们都快疯了，但艾弗的语言能力发育非常正常。在他的词汇表里，根本就没有害怕。他叫爸爸的时候，可能是在叫我或者他爸。他管猴子叫“K”，只要不安的时候就说：哦，不！要说小蛇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地说“S”，类似的还有，要表达灯光的时候，他会说“按”，怪兽他会说“兽兽”，拖拉机他会说“和拉机”。很快，他就学会了一些常用的单词，挖掘机、苹果、勺子、黄油、糖果、眼睛、烤面包、牙刷。他管机器叫“西姆”，他还会数2、3、4。

我们像其他家长一样，喜欢逗他玩，其实完全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来学学火山的声音，烟花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恐龙是怎么叫的呢？这个时候，艾弗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特别纯洁快乐的光彩，嘴唇里一边发出一阵微弱细嫩的爆炸声。不管模仿火山、烟花、还是恐龙，他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伴着轻柔的气息和声音，还带出来一点口水。

4

又过了一周。今天是我的生日。现在是烈日当头的九月，我们全家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餐馆为我庆生。我们挑了室外的一张桌子坐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总是长得特别快，几乎一周一个样，从我坐的位置看过去，艾弗已经比原来又长大了一些，有一只猫那么大。阳光底下，更像一只披了金色毛皮的小动物。他的小手就像两只小爪，把面前的食物一点一点送进嘴巴里，不管是酸的、甜的、焦的、咸的、浆状的、油腻的，还是绿叶菜，他只管往小嘴里送。和这么大的艾弗坐在一块儿吃饭，实在是一件乐事。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庆祝我的生日。我们举杯庆祝，我感觉，这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举杯。

为我们。为了即将到来的时刻。

当我们返回家里的时候，正好摩西来送沙发。这张沙发是在汤姆确诊之前从他店里订购的，但是现在谁还需要二手沙发呢？不，我们已经不需要了。虽然有点可笑但我们还是不好意思拒绝。物是人非，交易也失效了。**钱照付，不过请把这沙发搬走吧。**可是，还没来得及阻止，摩西已经把沙发搬上楼了。包括来为我庆生的客人在内，我们五个人端着酒杯坐在家里已有的两张沙发里。当摩西把那张二手沙发放好之后，它看上去和整个空间非常协调，似乎沙发原来就是从这儿搬出去的一样。好吧，那就还是把它留下来吧，这样一来可以让更多的客人来家里坐坐。

5

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首先需要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只有这样，你才能听到消息经过他人的嘴里加工后再吐出来的样子——哦！天哪！他娘的！怎么会这样！或者干脆是深吸气，长叹气，此时无声胜有声。也许，以这样的方式听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我听出些不一样的东西来。更好的，更坏的，我不知道。也许会更容易理解吧。

我和汤姆干了一件事情。我们设置了一个朋友邮件组。想要集中注意力真的好难，甚至想要记起这些人是谁都挺费脑的。我们不得不翻出那些过往的回忆。我和汤姆九年前结的婚，参加婚礼的那些客人首先被加进了我们的朋友邮件组。既然当年我俩喜欢这些人，那么现在的关系应该也都不赖。然后还有结婚之后逐渐认识的新朋友，比如通过各种聚会场合认识的人。我们不断地往这个名单上加人，一个名字都没有删掉，就像是在盖一所房子，我们关心的是坚固性：体积、重量和数量。有些朋友因为某些自身的原因或理由和名单上已有的人并没有多少关联，第一遍写的时候被我们不小心遗漏了。怎么就偏偏忘记他们了呢？我们还把一些今后可能走得更近的新朋友也加到名单里，虽然在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想着结交些新朋友，这么做有点儿像是在作弊。但是，别误会，**我们真不是这样的人**。这张名单就是一张人情网：私交、同事、彼此关心的和联络密切的人、亲近的和附近的人，亲疏有别。亲人也在这个名单里。现在，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存在了电脑里，一个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现在该通知他们了。

到目前为止，知道我们家情况的还仅限于几个朋友。和不同的人重复说一件事情非常耗费精力，无聊、无趣，又无用。肿瘤，这是一个难以启齿但更难入耳的字眼。除了简单告知这个事实之外，其他的我真不想多谈。可是，和几个人说了这个消息后，我就已经麻木了。我真的很不擅长重复叙述同一个故事。可是，每个人在得知这个逆天的消息之后，又都会不断地跟我求证，渴望知道更多细节：一次突然的晕倒——送进医院——做体检——发现肿瘤——癌症——手术——治疗——不确定的未来。面对不同的听众时，又要对其中一些细节详细解释，甚至是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全复述一遍。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假装听不见，可是，面对朋友家人的关心，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事情发展、回应他们的所有问题。是我们往他们平静的生活里丢了这么一个爆炸性新闻。可是，给他们增加负担、让他们担心害怕并不是我们的本意。这件事情是我们家庭的灾难，我们只想让大家共同见证。

压力来自哪里？我们不知道。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我和汤姆还没觉得有太多压力，做手术、放射疗法、化疗，再入院观察，不过如此。陈述方式往往定义了一个故事是灾难片还是励志剧。那我们家这出戏是哪个版本？这是一部纪录片吗？它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我们不想给大家传递错误的信息，那么正确的信息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数字，用百分比衡量的存活率和各种冷静精确描述杂糅在一起的丑陋结合体。我们，已经变成悬在统计分布上的一只小蚂蚁。我已经说不出话，所以我们一起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人写了一封邮件。

2008年9月14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家最近有个坏消息，应该让你们知道。汤姆的头部被检查出有一个小肿瘤。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情况会不会继续恶化，但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汤姆大概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接受肿瘤摘除手术。

至于手术会不会造成副作用，或者导致其他可能的并发症，我们尚不清楚。对我们一家来说，现在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得知这个消息以来，我们一家已经竭力保持镇定。这股力量主要来自于汤姆。即使是现在，他看上去状态依然很不错，他的思考、写作、日常工作和手术前的准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艾弗也还是和往常一样有趣。

在接下来的手术和手术之后的时间里，我想我们可能会需要各位的帮助。但是现在我们也很难说清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可能是一些实际的帮助，也可能只是想和朋友们联系，给你们打电话，惦记你们，给你们发邮件，拜访你们，等等。等汤姆住院的日期确定之后，我们会通知大家。

爱你们。

我和汤姆坐在电脑前，在台灯下紧紧依偎。汤姆按下发送键。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动作，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承认了邮件中所使用的一切表述和情况，消息一经发出，我们将不可反悔，也不能改写。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也不敢想发送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我开始等待之前，朋友们的回复邮件已经弹出在邮箱里了。这些家伙，究竟在干什么？已经是夜里几点了，怎么都不睡觉，还

挂在网上做什么？难不成是在等着汤姆的邮件？**新消息、新消息、新消息、新消息**，屏幕页面顺着鼠标滚动下来，一溜全是一样的加粗字体，这么多新消息提醒看起来就像是不停印刷出来的《黑人宣言》。现在，我们家的事情终于被大家知道了，我们终于暴露在睽睽众目之下。这感觉就好像天空霎时缩了回去，天空下的平原一览无余。无限的黑暗中，只有我们一家，孤独而显眼地出现在平原的一角。我甚至可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我们的房子，看见住在里面的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毫无反抗之力，心中不禁生出悲凉。

刚开始收到回复的时候，我基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看完，反复掂量字字句句。我在寻找启示，就好像是在试图解读一片小小的茶叶上可能存在的字迹，又好像是在努力看穿火焰想呈现给我的图景。我凭着直觉去理解每个人的回复，根据平日交往的亲疏而反应不一。**你对我们有多好呢？你究竟有多了解我们呢？你能不能保护我们呢？**真的，我实在是没法阻止自己这么想。看到那些只有只言片语的回复，或者一个字也没有的回执邮件，我就忍不住生气。我们全家现在这么可怜，我们需要更多人聚拢过来，关注我们，保护我们，爱怜我们，安抚我们。没有关注，没有支持，孤立就等同于死亡。这确凿无疑。可是，仅凭邮件这点东西就来断定每个人的态度，未免有点残忍了。那些单词组合拼来凑去，根本难以解读。很快，我那可怜的自怨自艾、脑子里无端臆想的各种判断消失了，不见了。我完全理解错了！这些回复，其中的语气格式、斟字酌句，完完全全反映的是那些写信人自己，我们不过是折射他们内心的镜子而已。

所有的这些回复都未经深思熟虑。即使其中一些人曾经有过和死亡打交道的经历，和我们家一起经历这场变故也是头一回。一切都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